

文 學 新 刊

春 情 曲

歐 陽 翠



上 海 永 祥 印 書 館 刊 行

文學新刊

范泉主編

春情曲

小說集

歐陽翠

編主泉范

刊新學文

版出期分 冊六集每

婦	子	庸	綠	春	迷
娥	夜	園	的北	情	霧
(戲劇)	(戲劇)	集	國	曲	(小說)
顧仲彝	吳天	(散文)	(散文)	(小說)	司徒宗
		孔另境	范泉	歐陽翠	

第 一 集

衣冠禽獸	紅樓夢	世紀的孩子	銀字集	昨日	浪
(戲劇)	(戲劇)	(新詩)	(雜文)	(小說)	花
顧仲彝	吳天	朱維基	趙景深	司徒宗	范泉

第 二 集

版初月四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
印 綢 准 不

曲 情 春

著 翠 陽 歐

人 行 發
鎖 安 陳

者 行 發
館 書 印 祥 永
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

者 刷 印
廠一第館書印祥永
號八三二路南西陝海上

小引

人生就是一支插曲。在這支插曲裏，我們可以譜上各種的曲調，曲調的美麗或醜惡，雄壯或幽婉，愉悅或悲哀，那就要看譜曲調的人的手法。在原野裏我們應該聽到雄偉若瀑布的聲音，在潔淨的布爾喬亞式的建築裏，我們只能聽到哀怨如訴迴轉若泣的幽婉的歌喉。你不能追詢這是爲了什麼，因爲環境已註定了它的命運。但人的精神的力量，往往可以不能自信地改變了命運，改造了環境，——這就是推進社會的一種寶貴的力量。這力量，可以譜在人生的曲調裏，使你感到雄偉和勃發，美麗和眷愛。

春情曲就是人生的曲調之一。這曲調充滿了原野的氣息，是一種擺脫了社會的桎梏的人生的插曲。有許多人的「教義」往往原諒了舊的枷鎖，寬容了已成的事實，以爲命運可以支配了一切，而特別嚴厲地嫉視着革命者，以致因而殺害了天真的人性。我不能忍受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情，因此我創造了春情曲裏的小銀子。小銀子不是一個「神」，她是屬於我們的世界裏的完整的「人」——因爲她首先具有了寶貴的人性。

有誰還能戴着道學的眼鏡，寬容了社會的枷鎖，指着小銀子說，這是不成話的無恥的女人」嗎？我想，至少，那些會得「看」和會得「懂」小說的人，是不會這樣說的，甚至更不會那麼想，我這樣相信。

然而事實却偏偏不是如此。多少人竟戴了有色的眼鏡，非但不能同情和了解小銀子的故事，抑且把邪惡的目光指責了我——作者。這種膚淺的看法雖然不值識者的一笑，但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，用這樣的態度來閱讀作品和理解人生，那未免是有些叫人啼笑皆非了吧。

而在於我——我自己，我却決不會因為那些道學先生們的指責而畏縮起來，正相反，我要把小銀子的革命的性格直立在社會的原野裏，譜成了一個革命的歌曲，吹出去，飄出去，一直沁入到真正的人的感情的深處。

而這，也就是現在這個集子的名字的來歷——春情曲。

作者 一九四六，二。

目次

喜訊	(一)
春情曲	(一六)
仇恨	(三)
古老二	(五)
磨鍊	(七)
無花的泡沫	(八)
在葡萄牙領事館	(二五)
木屋	(二四)
善女人	(三)

喜訊

「傻孩子，哭什麼？姊夫不過和你玩玩，哪裏是在爲難你？說年紀，年紀也不小了；說學業，也算中學資格了，難道說教教學生，也會紅了眼睛哭出眼淚來嗎？」

媽用一種排解的口氣立在瑞琴和姊夫的當中說。姊夫現出一種怪難爲情的笑容：
「琴妹還是孩子氣，她竟然也教起學生來了。我不過說，小先生，多神氣，自給自足，多體面……她就擦擦眼睛哭了，不是媽走來，還不知我怎樣在欺琴妹呢！」

「媽，不要聽他的話，他明明在笑我無用，又用手羞我的臉……」琴一面講一面就溜到房裏去了。

姊夫默默地也穿過天井，回到自己的房裏。

姊姊正抱着小毛在桌子旁邊玩，一陣笑聲直透入姊夫的耳鼓，他好像受了驚似地，

把臉上堆起笑容，這麼問：

「小毛又在做什麼花樣，惹得你這麼高興？」

姊姊看見姊夫，更覺得高興，一面笑一面說：「你來看，小毛多調皮，我在這裏舉起手，小毛對着鏡子看，她會回頭看我的手。後來她竟把我的手捉住了……」姊姊說完了，又叫姊夫躲在背後看，笑聲洋溢在姊姊的房裏。瑞琴在隔天井的房裏也聽見一些餘音。

當瑞琴到上海進體專的第二年，母親忽然來了一封信說：「你姊姊就要出嫁了。但是你可以放心，她是不會離開我的，因為她認識的那位魏先生，情願贅入我家爲婿，他是一個無父母無兄弟的孤兒，對於我，現在看上去就很孝順，想來我一生雖無兒子，得一個孝順的女婿也就滿意了。佳期訂於六月，算來你也可以放假回來了。你姊姊很望你早點回來，但是她現在無空寫信給你，只叫我告訴你一聲……」瑞琴真是個傻孩子，接到這封信後就伏在枕上哭。媽媽的滿意，她一些也不表示同意。她想到姊夫，就感到一種陌生的空氣籠罩在她和姊姊之間，更想到一個年青的男子，住在自己的家裏，一天到晚見面，

還要同桌吃飯，一切都要和以前不同，那多不開心。媽沒有了父親，又沒有個兒子，家裏難得有男人走動，所以姊夫招贅到瑞琴的家，在瑞琴的心上竟起了很大的波動。

姊姊的嫁期已過了，瑞琴方整理行裝返里，在火車上，她想著母親，姊姊，更添了一個從未見面過的姊夫。她想到姊夫，心上就不自在起來。她想自己應該用怎樣的態度來見姊夫，點點頭，笑了一笑吧，從上海回來的女學生，總不能見了陌生人還要害羞。主意定了，她倒很靜心地望望窗外的野景。天色漸漸地昏沉下去，夜開慢慢地使景物模糊了。瑞琴覺得火車的速度忽然緩慢了，她急忙地，把手提包裏的東西理好，一面就倚着窗子望。她忽然看見一個女人對着她招手，身旁立着一個西裝少年，火車駛過了他們立的地方，瑞琴一眼竟看不清是誰。到了車站，瑞琴在人羣裏拾了一個小皮包，隨着腳夫慢慢地向月台外面走。忽然姊姊像發現什麼寶貝似地，一把把瑞琴抓住，嘴裏說：「好找啊，看見你的頭在窗外，我就招手，接着趕上火車來找你，卻又不見，我從一列車走到一列車，看看都走空了，纔跑下來找，誰知你已擠到這裏了。來，東西給魏拏好了……」姊姊又不想到瑞琴

和姊夫簡直未見過面，介紹也不介紹，就把瑞琴的小皮包搶了過來，交給了後面跟隨着的姊夫。瑞琴不好意思地向姊夫點了點頭，心上正怪着姊姊的急性和唐突。

第二天清早，姊姊很高興地跑到母親的房裏來叫瑞琴到她房裏去用早點。瑞琴笑嘻嘻地迎着姊姊說：「我只當你有了姊夫變了，早上也不和我一起用早點了，誰知你還和以前一樣來照應我呢。」

姊姊只誇說她昨天做的餅如何鬆脆，又說是她接到瑞琴要回家的信就趕着做起來的。瑞琴一進姊姊的房，就聞到一股餅香，她來不及欣賞姊姊的新房，姊姊已把餅夾了一塊，送到她的手裏。她邊吃邊看，只覺得姊姊的房間分外的明亮，床上卻分外地暗，滿壁都掛了玻璃的條屏，「天作之合」「才子佳人」等親友的餽贈，一張大床，掛了一頂粉紅綢帳子裏面紅色綠色的被堆得和帳頂相差不多，黑壓壓地好像是房裏最神秘的一角。瑞琴忽然想起：「姊夫怎麼不來嘗嘗這麼好的餅……」姊姊說他早就往行裏去辦公了。在這裏，瑞琴方知道姊夫是在一個美國火油公司任職的，在蕪城是一個很體面且

收入很豐的位置。每天姊夫從早上出去，總要到晚上纔回來吃一頓晚飯。整天裏姊姊還是和瑞琴和母親吃着玩着，就跟未出嫁前一模一樣。每到下午，姊姊把姊夫迎到房裏，瑞琴就溜到自己房裏去看看小說，看得倦了，就把書拋在枕旁，想想兩年後畢業時的打算，也有時睡熟了以後，就被姊姊打醒，說是「要吃晚飯啦，不要再獸睡。」剛回家的幾天，常常不肯一醒就出來吃飯，她怕一個剛睡醒的臉見這陌生的姊夫，日子久了，和姊夫也逐漸熟了，每天晚上姊姊總歡喜把母親和瑞琴拉到她的房裏，把姊夫從外面買來的糕餅裝起盆子，大家坐在一起，聽姊夫講他幼年孤苦的故事。姊夫很健談，每晚就有那許多的話來說。他說：「在他五歲的時候，自己因腹痛，來不及脫褲子，屙了一褲子的屎，惹得家裏的狗專跟着他聞，後來還是三孀娘聞見了臭味纔知道的……」瑞琴聽了直笑得捧着肚子叫痛，母親也笑着說：「孩子沒有母親怎行……」

暑假很快的過去，瑞琴又得離家到上海上學去了，她忽然感到這個家比前更可戀，充滿着活力。姊夫竟使這個寂寞的家鼓舞了起來，她不復覺得家裏多了一個男人會阻

礙她和姊姊的感情，她只覺得姊姊自有了姊夫之後，更是活潑可親，在她看來，姊夫在母親的暮年，真好像是黑夜裏的明月，他在她家裏，古老的客堂，也不似以前那麼黯淡了。

第二個暑假到來的時候，瑞琴的家和以前又不同了：姊姊的房裏時時有嬰孩的啼哭聲。母親搬到姊姊的房裏去睡，姊夫每晚回來在書房裏看看書就睡在書房裏。以前每晚的聚談也沒有了。每天就看見傭人送粥送湯到姊姊的房裏，姊姊靠在堆高的枕頭上，看見瑞琴來，也不過笑笑，把小寶寶送給她看，問她像誰？瑞琴的姨媽姑媽來看，都說：「小寶寶真像他的爸。」瑞琴看看，看不出像誰，她就隨口說：「像姊姊！」別人聽了都說她不會看。她根本也就無心去研究他像誰，她只想到這小寶寶一來，家裏的空氣完全變了，以前一家的談鋒都是在姊夫身上，這一來，母親姊姊以及幾個傭人，談話都離不了小寶寶。姊夫有時進房來看看姊姊，問問她的身體，抱一回小寶寶，就悄悄地溜到書房裏去了。瑞琴到家以後，起先還湊着母親忙，後來也不高興了，常常地只躲在房裏寫寫字，看看閒書。

「瑞琴，明年暑假你就畢業了，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做事？」姊夫那天下午從公司裏

回來，在姊姊房裏出來以後，一逕就找到瑞琴房裏和她說話。瑞琴對於這個問題感到興趣，把看着的一本小說合了起來，忽又愁着眉說：「媽想我在蕪城找一位位置，我託朋友倒是在江蘇找個位置，因為我對於蕪城根本不大歡喜。姊夫，你的意見怎樣？」

「我想蕪城中學的校長處，我倒有個辦法。不知你這小姐的心有沒有意思？好在還有一年可以考慮，我們且談談別的事吧。」

接着姊夫說：

「上海這地方，你歡喜不歡喜？以前我在那裏讀書，就愛在學堂邊近，校長的花園裏，綠蔭底下，躺在草地上讀書，買幾根橘子棒糖，渴了就吃一根，地方既幽靜，空氣又新鮮，所以書讀得也容易熟……」姊夫滔滔不絕地敘述着他過去的學校生活。瑞琴因為不大和姊夫一人長談過，所以姊夫的話忽然多了，她覺得不自在起來。李媽在天井裏喊「太太」，瑞琴連忙應着說：「李媽，吃晚飯了吧？」姊夫也就跟着說：「是吃飯的時候了。」

寶寶滿月的那天，姊夫在大馬路一家精美的西餐社請客，女客除了瑞琴的姨媽，表

妹和姊姊幾個女友外，大多是姊夫的朋友。瑞琴那天打扮得很樸素，穿着一件藍底白花的布衫，襟前配着一串紫葡萄的別針，顯出少女幽靜的美。她很大方地和姊夫的朋友談話，姊夫又很慇懃地把她介紹給W校的校長。在許多女賓當中，瑞琴是引人特別注目的，一個，因為除了她那麼直率大方地和許多男賓交接外，其餘的都噤噤地躲在一旁不敢露面。瑞琴在這一天又結識了W校的英文和圖畫教員，他們都暢談着過去在上海的學校生活。

從此次宴會之後，瑞琴對於蕪城又感到一些興趣，她常到W學校去走動走動，校長夫人也是教員之一，和瑞琴相處得很好，口氣中常表示着瑞琴一畢業，她就要聘請瑞琴來W校幫忙的。瑞琴心裏亦很高興。

瑞琴畢業回家之後，母親的臉上常常堆着笑容。姊夫慇懃着母親該大大地請一次客，母親當然很樂意地答應了。母親忙着在廚房裏預備酒菜點心，姊夫姊姊則忙着招待客人，瑞琴更是活潑地和來賓交談着。這一天瑞琴是主人，大家都歡喜找着琴說笑，瑞琴

對每個人都是很大方地回答着。在席間，W校的校長忽然立起來，對着大家宣佈琴是本校下學期的體育教師。在一行人鼓掌聲中，琴立了起來，發表今後將以最大的努力來促進W校的體育。

這樣的決定，對於琴的母親和琴都是歡喜的。但是可怪的是姊夫，他更是那麼滿足地笑了。

進了學校以後，琴是被每班的同學歡迎着。她叫她們組織球隊，每星期來一次比賽。一面叫學校裏訂製好許多絲織的旗子，作為勝利的錦標。於是忙了一般歡喜運動的同學，大清早起來就有許多人在練習着擲籃。勝利的一班歡笑地捧着錦標，把它釘在教室的牆上，那些失敗的，瑞琴是多方地鼓勵她們，勸慰她們不要把失敗當作是羞辱，況且運動的目的還是在健身。同學們都很喜悅地聽着瑞琴的話。

「朱先生，你的話就和我叔叔講得一樣的，所以叔叔總是對我說，你們朱先生真是一位好先生。」

靖英梳了兩條小辮子拖在肩頭，癡癡地望着瑞琴說：「你的叔叔又怎麼知道我呢？」

「他就是我們的英文教員梁城先生呀！」大一點的淑英插上來說。

「啊，梁城啊，梁城先生，他是我的先生呢，我這一個月來一直找着他補習英文！」琴無意地叫着「梁城」，自知不該這樣的不客氣，趕緊改口梁城先生，臉上現出十分高興的神氣。她曉得梁城在別人面前是如何地讚美着自己，而這讚美的聲音，是從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子的嘴裏嬌柔地帶給了她。

她記起了她和梁城的一次偶然的遇合，「這麼大清早就用功，遠遠的迷霧裏我只隱隱地看見一個影子……我想跨過這座橋，坐在大樹的下面，等待着曉霧一層層地消散，我再踏着潤潮的細草……」

「什麼，一大篇描寫？」瑞琴忍不住地插上去了。接着又說：「梁先生，我現在忽然開始懊悔我當初爲什麼不讀文學呢。體育，這不是終身的事業，並且我發現我是如何地愛好文學啊！」瑞琴手裏拿着一本英文茶花女，她坐在橋頭的石板上，她好像沉湎在一種

很深的感情中，說話時是把頭仰望着梁城，好像等待梁城給她一個答覆。

「朱先生，文學是可以自修的。你以為一定要當初讀了文學纔可以愛好文學嗎？我也只是歡喜多看看文學的作品罷了。你歡喜多讀的話，我都可以介紹給你。」

這一次偶然的遇合，使瑞琴和梁城感覺到志趣相投，而不知不覺地常常爲着文學上的研究而往來着。

瑞琴想到梁城，同時就聯想到姊夫。姊夫起先爲慊慊着瑞琴到蕪城中學來教體育，但是在瑞琴搬到學校住宿以後，姊夫又百端地向母親說，蕪城中學男女先生界限太不清，最好瑞琴仍住在家中。在每個星期六，瑞琴回到家裏時，姊夫總藉端瞞着母親和姊姊私自約着瑞琴去赭山茶室吃茶，看影戲，並且常常暗示瑞琴與梁城不應該多見面。

「梁城這種人，將來會有什麼出息？弄幾本文學書就自以爲是文學家！琴妹就會跟着他做學生，我總覺得不大好。」姊夫有一次是這麼直率地批評着梁城，並且深深地表示瑞琴與梁城的關係不應繼續下去。